

中国全史

名誉主编 张岱年 季羨林
主编 史仲文 胡晓林

新编中国文学史

上册

人民出版社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学者的新奉献

百卷本
中国全史

史仲文 胡晓林 主编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丽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中国文学史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百卷本《中国全史》丛书/史仲文，胡晓林主编)

ISBN 7-01-001766-2

I. 新

II. ①史②胡

III. 文学史-中国-古代-民国

IV. 1209

新编中国文学史

XINBIAN ZHONGGUO WENXUESHI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商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

1995 年 9 月第一版 1995 年 9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3 插页 8

字数：1618 千字 印数：1—250 册

定价：119.80 元(上、下册)

本书如出现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来函至北京商学院印刷厂调换。

地址：北京阜成路 33 号 邮编：100037

百卷本《中国全史》编辑工作委员会

名誉主编：张岱年 季羨林

总 策 划：胡晓林

主 编：史仲文 胡晓林

主 任：王书良

(全体成员名单见另页)



百卷本《中国全史》出版工作委员会

总 编 辑：薛德震

终 审：张树相 张惠卿 吴道弘

张作耀 马连儒

策划编辑：方 鸣

主持编辑：刘丽华

百卷本《中国全史》 编辑工作委员会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列)

名誉主编：张岱年 季羨林
总策划：胡晓林
主编：史仲文 胡晓林
主任：王书良

专家团：

马学良	王柯敬	王相钦	王梓坤	王钟翰	仇春霖
宁可	吕齐世	吕大一	朱大年	朱德生	刘乃勤
刘重日	齐宋林	汤启林	年仲传	杨显清	李学岱
何兹高	宋甘泉	启林志	张耀敬	张罗安	张周徐
陈季美	林虎书	林哈董	钟敬文	罗贺名	
黄烈	龚书铎		路志正	戴逸	

编委：

丁双平	马洪路	王宇信	毛佩琦	石椿年	成常德
朱大渭	刘士文	刘秀生	李尚英	杨生民	佟德富
张庆平	张健斌	张才彬	张占国	武金建	岳斌翔
梁满仓	周湘斌	庞毅忠	全吾	顾建	徐通
	谢宝成	颜品忠			

百卷本《中国全史》各断代分卷主编

远古	暨三	代：马洪路	张才彬	成常福
春秋	战	国：王宇信	杨生民	岳斌
秦		汉：颜品忠	岳庆平	顾吾
魏晋	南北朝	代：朱大渭	梁满仓	
隋唐	五代	代：谢保成	武金建	刘士文
宋辽	夏	代：张德富	周湘斌	张健
元		代：佟德富	顾建	
明		代：毛佩琦	全吾	何长华
清		代：刘秀生	庞毅忠	李尚英
民		国：徐通	张占	

為百卷本中國全史題

百年盛事

張岱年



一九九二年六月

百卷本中國全史

取精用宏

季羨林



中国古代文学的品性与特色

——新编中国文学史序言

史仲文 胡晓林

中国历史有分合盛衰，但中国文学却没有分合盛衰。中国文学是中国历史文化中最值得回顾的内容之一，它在中国的各个历史时代都有自己的创造。中国文学完全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相媲美，而且时间悠久，一脉相承。

中国文学种类齐全，人有我有，人强我强。无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样样都有悠久历史，样样都有独特创造。中国是诗的海洋，唐诗闻名世界，其实唐诗只是中国诗歌的一个杰出代表。中国历代都有极好的诗歌作品流传。中国散文源远流长，人言唐诗宋词汉文章，可以想见汉代文章之盛。其实先秦时代，中国的散文已经辉煌，诸子百家，各逞文采。汉以后，魏晋小品，世纪精华。唐宋古文运动又形成一大散文高潮。明清清言雅作，饶有余味。五四白话作品，犹如石破天惊。古有司马，今有鲁迅，两位巨人，前后辉映。中国的戏剧历史短些，不如欧洲戏剧的历史起点久远，但唐代即有端倪，宋代已有完整的戏剧，元曲成其太观，名作名剧迭出，明清尤有发展；现代戏剧，东西合辉，再显芳华。中国剧作本土特色鲜明，和西方戏剧相比，春华秋实，各有所长。中

国小说成就显赫,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出在明清时代,但其源流则可以追溯到魏晋神话,也可以追溯到先秦寓言。古典白话小说则可以追溯到唐代变文,宋代评话。除去上述四大类文学作品之外,中国文学还有自己的独创特色,如楚辞汉赋,就是中国人利用汉语特点的一个创造。楚辞汉赋可以算在诗的范畴之内,但它们其实与诗歌有别。楚辞有瑰丽多采上天下地之风采,汉赋有铺张陈事富贵华丽之仪态。还有数量众多的游记、随笔、序跋、文评、书信、奏议,以及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楹联、题记等,都是中国文学中不能轻忽的重要内容。以楹联为例,从理论上讲,无字不成对,无对不成联。可作一字联,也可作二字联。从实用情况看,凡四言以上,五言、六言、七言、十言,以至数十言,数自言皆可成对。好的对联,不但对仗工整,音律考究,而且寓意深妙,风格隽永。中国文学小品,看似信手拈来,却能别有风味。中国人好交往,视书信往来为人生雅事。名人名简,多成文学妙品。中国人对大自然别有钟情,不少游记,常能文生五彩,写出山水精神。许多评述文字,与长篇文论相比,另是一路风格,虽不必大气磅礴,风驰电掣,自有它高山流水、知音常在的意态风流。或许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学原本不很在分门别类上苦下功夫,大凡只要有文学的地方,便有文学精神在。中国古文古典,几乎浩如烟海。中国文学就是烟海之中的白鸥苍燕,群起群落,观之未尽。

中国文学不但品类齐全,而且风格各异。以唐诗为例,可说凡人间所有之风格,唐诗莫不具备。“诗品”分诗风为 24 品,24 品何足重哉!唐诗 4 万 8 千首,风格因诗而异,诗风因流派而异,流派因诗人而异。诗如其风,风如其人。诸如李白之浪漫狂放,杜甫之沉郁顿挫,王维之恬静悠长,李贺之诡谲奇峭,白居易之平易近人,刘禹锡之爽朗明快,李商隐之精美深幽,杜牧之风流

倜傥；加之韩愈之奇崛，樊宗师之怪诞，孟郊之寒僻，贾岛之苦涩，寒山之禅风，陆羽之道骨，三教文化侵袭其中，诗坛巨子率然而出。白也称仙，甫也称圣，维也称佛，其余大惊小怪，虎啸龙吟，犹数不胜数。

以散文而论，同样风格各异，千恣百态，各显风流。有人以为中国先秦散文已成文风四大派的雏形，仿佛西方古典心理学所区分的四种基本心理类型。这四种风格是：荀子文风谨严，丝丝入扣。细考荀子之文，不能多一言，不能少一语，多一言则文气旁泄，少一语则文意不全，故称学者之文。韩非文章气势凌利，一字千钧，有握拳透爪之威，寸铁能屈之慨。孟子文章浩浩荡荡，一派王者风范。自称“吾使吾浩然之气”。恰如花中牡丹，丽而不媚，艳而不俗，即俗即雅，富贵非凡。唯庄子之文，写意状物，字字别有精神。遣字之妙，用语之奇，句型变化，高深莫测；常能言人之不能言，语人之不得语。仿佛随心所欲，但见妙笔天成，后人称赞其文，说庄文“汪洋恣睢”，“先秦诸子，概莫能先”。庄、孟、荀、韩，成为中国散文风格的四个基本类型，以后代有传人，相互融合又相互借鉴，由一而十，而十而百，千变万化，未离其宗，加上中国地域辽阔，齐楚各生文采，晋鲁别具风格，更令中国散文风格，魅力无穷。

精英文化之外，民间文学也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它们往往受约束更少，内容更自由，形式更活泼，反映的情绪更自然，发出的声音更大胆。即如中国文人诗歌固然成就巨大，和民歌相比，就不如民歌来的泼辣肆意，无拘无束。反映在爱情诗方面，唯有民歌独具天籁之声，今读惯文人诗作的人，一见民间情歌，不免惊之叹之，耳目一新。

中国文学之所以成就辉煌，还因为代有名篇巨著，起到领袖

文坛的主导作用。

衡量一个民族文学的成就，大约只有两个最基本的标准，一是看它的题材和体裁是否广泛，二是看它是否拥有超一流水平的著作。前者是数量方面的标准，后者是质量方面的标准。“量”小非君子，一平米大的地基盖不起摩天大楼，无“名”不丈夫，没有名篇巨著，终究摆不脱“平庸”二字。

中国文学的名篇巨作，代代皆有，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中国古典文学，素不以长取胜，多少传世之作，篇幅不大，但韵味悠长。苏东坡散文得庄子之风，笔锋绝妙，长短皆能。他的《书临皋亭》、《记承天寺夜游》皆脍炙人口，其《答吴子野》，悼故友李师中，时情时景，情景交融，虽不必洒涕交流，但其情深意切之态历历如在眼前。其文曰：

“每念李六丈之死，使人不复有处世意；复一览其诗，为涕下也。黄州风物可采，供家之物亦易致。所居江上，俯临断岸；几席之下，即是风涛掀天。对岸即武昌诸山，时时扁舟独往。若子野北行，能迂路一两程，即可相见也。”

此后，明、清两代清言雅作，数量颇多，虽不必鸿篇巨制，确实别有风采。

中国文学史上更有许多传世不朽名篇，其影响远不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度可以限定的。比如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苏东坡的两篇《赤壁赋》，都是名家名作，大家大作。同样文不甚长，字不甚奇，雅俗共赏，百读不厌。一些文学巨著，如《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其内涵更丰富，其影响更巨大。特别是《金瓶梅》、《红楼梦》，都是带有百科全书性质的文

学巨作。研究《金瓶梅》的人，创立金学，研究《红楼梦》的人，创立红学，金、红两学都成为专门的学问，即使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属于绝不寻常的文学现象。

中国文学史有它自己的历史规律，大抵说来，它的发展阶段是和中国历代政治历史的交替相适应的。春秋战国之前，可以看作准文学时期，那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不属于狭义文学，而是中国文学的发蒙阶段。春秋战国时代，散文、诗歌和楚辞成为三大主流，可以看作中国文学发展的直接源头。好比中国的西北高原，长江、黄河都源出于此。彼时的散文，既有以孔、墨、老、庄、荀、孟、韩为代表的诸子文章，又有以《春秋左传》为代表的史学著作。诗歌则以《诗经》集其大成。楚辞则以屈原为最高代表。屈原生自南方，是中国南方文化的结晶。《诗经》出于北国，是中国北方文化的集粹。二者对于后世的影响各有千秋，难分伯仲。屈原又是中国古代第一位伟大诗人，他的《离骚》、《九歌》、《天问》等作品，气势恢宏，想象丰富；上下求索，仪态万方；忠心赤胆，光照千秋。

秦汉时代则是中国文学历史上另一个重要时期，它上承先秦传统，又有新的创造。楚辞转为汉赋，虽然卓然独立的风格有所减弱，但雍容华贵的气派有所增强。汉赋极尽铺张陈事之能事，不唯气象非凡，而且遣词造句极见功力。过去批评汉赋，说它过于强调形式而缺少内容。诚然有是，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它本身的价值依然不容抹杀。汉诗比之《诗经》，尤有长足发展，《诗经》多为杂言诗，以四言为其基论。汉诗则以五言见长。汉人能歌，自高祖、项羽始，都有名作传世。汉武帝雄才大略，诗才也属上乘，可见诗歌在汉有广泛基础，特别是其中的《古诗十九首》和托名苏武、李陵的一些五言诗，都达到空前的艺术水准。汉

代散文尤其有名。最杰出的代表,自然是《史记》。《史记》既是史学巨著,又是散文巨作。《史记》的语言艺术,对于中国古代语言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史记》的文学价值,在于它以变化莫测的文字能力,给后人留下许多光采照人的历史形象。《史记》的成就,不但对于后代史学具有开山立典的含义,在对后代文学的启迪和示范方面,其影响也非同凡响。

秦汉文学历时 400 余年,大抵西汉强盛,其文学作品也作风强劲,有泱泱大国之景象;后汉衰落,其诗文创作亦多哀怨之音。东汉文学人物中,有几位才女尤其卓尔不群。特别蔡文姬所作《悲愤诗》,确是中国战乱诗歌之杰作。相传也是她作的《胡笳十八拍》,更是汉胡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尤其气韵幽咽,情意深长。

汉代经学占据统治地位,在学问方面固然下过苦功夫,不免思想僵化,得《史记》、汉诗之补益,使汉文化趋于平衡。汉代经学地位崇高,文学地位低下,这也使得经学家不屑与文学为伍,从而改变了先秦时代文、论不分的情况,使文学得以向独立方向发展。大抵汉赋专家不治经,扬雄虽作《法言》,不足称为正统。这也是汉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魏晋南北朝则是文学自觉的时代。这个时期,民歌有大发展,特别是南北朝时代的南、北方民歌,风格迥异,界限分明。南方民歌走向细腻婉转,缠绵悱恻,字字多情;北方民歌得游牧民族狂飚万里之气,表现黄尘快马,诗风强悍。魏晋是一个新文化侵入并取得成功的时代,不但少数民族文化大量进入中原,中原文化本身也得到新的解放。加上佛学东来,玄学骤起,经学独尊的局面被打破,文学开始自觉。魏晋诗歌更多个人色彩,魏晋散文尤以独抒己见见长,大抵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都是一些个性鲜明的人物。曹操、嵇康皆擅四言诗,尤其曹操,他的诗

可以看作四言诗的历史高峰，也是四言诗时代的一声绝响。曹子建的诗既继承了汉诗的优秀传统，又有他本人的天才创造。其诗格调高绝，个性鲜明，使用语言的能力比之先人更进一层。魏晋文学不拘一格，虽不拘一格，却多有精品。如曹操的《明志表》、诸葛亮的《出师表》、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向秀的《思旧赋》、李密的《陈情表》，皆非一时之作。南北朝时，诗风走向柔媚轻绮，文人诗缠绵有余，风骨不足，南朝文风近乎诗风。这种局面，直到鲍照、庾信的时代，才有所改观。但南北朝时对音律有充分的研究，本代人虽然才子风情有余，不免淹没了大丈夫阳刚气概，却为后来唐诗的发达准备了一些必要的条件。

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批评发达，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批评得以充分发展的时期，也是该时代文学自觉的一个根本性标志。一些文学批评名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尤其是刘勰的《文心雕龙》，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划时代作品。

此后的隋唐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高峰。唐人多福——他们生逢其时。唐诗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就，因为在它之前已有500年准备时间。而且唐代的文化优势，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文化环境宽松，经济基础优厚，国势强大，人才辈出。于是唐诗苑群星灿烂，唐文苑英才济济。以至有哲人说，唐人已经把中国古诗作完了。不是说后人不再能诗，而是说在古体诗这个范围内，后人已经无法超越唐人。唐朝开始兴起的古文运动，同样成为中国散文艺术的高峰，它是继先秦、两汉散文而出现的又一波峰期。诗文之外，唐代传奇独树一帜，唐代变文开宋、明白话小说的先河。唐五代词成为宋词的前导，但并不因为自己处在初发阶段而粗制滥造，其中的优秀作品，可与宋词相映

成辉。

宋代文学与唐文学一样兴盛。所谓唐宋八大家，宋人就占去6位，其中尤以欧阳修、苏东坡成绩斐然。中国人讲到唐宋文章，好以韩、柳、欧、苏并称，信有由矣。宋诗则别开路径，唐诗以形象思维见长，宋人有言理倾向，二者相比较，唐诗固然多姿多采，但主体清纯，精品也多，宋诗则比较驳杂。既然唐人已经把好诗做尽，大家不免夺路而走。反映在作品上显得有点急功近利，力不从心。宋词则取得更高成就。宋词中同样流派众多，佳作纷呈，而且同样意蕴深厚。在这个意义上唐诗宋词都可以称为百科全书式的时代之作。宋代的另一文学成就，是它的白话小说。宋代白话小说——时称评话，上承唐代变文之传统，下开明清小说之先河。具有非同寻常的转承含义。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本是理学极为盛行的时代，而宋代的白话小说偏能不大受礼教限制，既肯谈情说爱，也敢谈情说爱。顺便说一句，这个特点，在明代表现得还要突出。

元代以曲胜。元代的诗、词、文都有成就，但不能超过前人。唯有元曲，成为元代文学一大景观。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两大类。散曲又包括套曲和小令两类。应该说在各种元曲形式中，都有精品出现。特别是元代杂剧，弥补了中国古典文学中戏剧有所不足的缺憾。而且一鸣惊人，成为继西方戏剧和印度戏剧之后的又一民族戏剧高峰。其中的杂剧名家关汉卿、王实甫是可以和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施耐庵、曹雪芹齐名的人物。王实甫的《西厢记》更是一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明清两代以小说最有成就。但并非只有小说才有成就。明清两代诗话词话甚多，其中包含许多很有价值的美学思想。明清长篇小说成就巨大，又出现一批卓有贡献的小说批评家，如批点

《红楼梦》的脂砚斋，批点《金瓶梅》的张竹坡，批点《水浒传》的金圣叹以及批点《三国演义》的毛宗岗，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明代又以民歌著称，以至有识者指出：“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桂枝儿》、《乌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明代民歌影响既大，又经文人整理，使之得以比较完整地保存。一些优秀作品更是传播四方，脍炙人口。例如那篇多情多爱、情爱铭心刻骨的《风情》，确是“原汁原味”，文人学者写不出来。

“傻俊角，我的哥，和块黄泥捏咱两个。捏一个你，捏一个我，捏的来一似活托，捏的来同床上歇卧。将泥人儿摔碎，着水儿重和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

明清戏曲又有新的发展。一些经典著作如《长生殿》、《牡丹亭》、《桃花扇》等，不论剧情、人物、文字、韵律，都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加上南曲北曲的普及，使戏曲取得与长篇小说不相上下的社会影响。清代末年，更有徽班进京一桩盛事，于是代表中国戏剧国粹的京剧继昆曲之后，成为在当时及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最有号召力和艺术创造力的中国文学艺术形式。

但以文学成就而论，还是明清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成就最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几部小说，不但是中国文学瑰宝，也是人类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

民国以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应该结束了，但中国文学的历史道路尤长。为着叙述方便，对于民国时期的文学创作，且待稍后再讲。

中国文学自成一系，与西方文学、印度文学、阿拉伯文学、拉美文学都有明显区别。但对比最强烈的还是和西方文学的区别。

这种区别,概而言之,属系统之别,即不是一技一艺之别。但系统也是由各个具体因素或曰子系统构成的,而且从具体问题分析入手,结论或许更清晰些。所以这里进行分类比较。

一、中西诗歌的比较

中西诗歌的根本差异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语言差异,二是创作倾向的差异。因为汉语与欧洲各国语言相比,各自的特点鲜明。双方在表达方式上不能脱离自己的语言基础。所以有人说,诗是不能翻译的。确实,中国人极少能从汉语译诗中体会到西方诗歌的魅力。而一个不懂汉语的西方人,他们心中的李、杜、王、白也都是打了折扣的诗人。

从诗的创作倾向看,西方诗长于叙事,中国诗更适宜抒情,西方诗不畏议论,中国诗重在言志。中国诗中也有叙事诗,但不能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相比之下,中国诗以抒情为主,以写意称长,更善于使用形象思维方式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中国诗描写范围广阔,而且特善于写亲身感受,写身边琐事。他们不怕旧题材,但要新发现。不论写自然,写人情,写友谊,写军旅生活,写闺中私情,还是写希望,写渴望,写兴奋,写欢欣,写愤怒,写哀伤,虽然尽是千古旧题,却能翻旧成新。且无论写什么,都不曾离开具体形象,因为他们最欣赏情景交融的诗歌意境。因此,赋、比、兴的创作方法在中国诗中是不能没有的。而且大凡诗坛高手,总能穿情入景千变万化,既让你似曾相识,又出你意想之外。像西方诗人那样的长篇大套地叙事,中国诗中是极少见的。白居易的《长恨歌》,已经是较长的作品,其中叙事成份不少,但论其最精采的地方,还在于能够借事以传情。所谓“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韦庄有长篇诗作《秦妇吟》,但从接受者这一面看,不甚合乎读者口味,所